

新加坡 – 一般会员 - ICANN 无障碍访问任务组
201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 14:00 - 15:00
ICANN – 新加坡，新加坡市

CHERYL LANGDON-ORR: ...请大家就座。我们将围绕这个会议桌就座。就座后，请大家轮流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请尽量简短，但务必突出要点。这样我们就能对彼此有个更好的了解。那我们就开始吧。Ariel，你先为大家打个头阵吧。谢谢。

ARIEL LIANG: 各位参加此次新加坡会议的同事们，下午好。还有其他远程参会者，应该向你们说上午好、下午好或晚上好。欢迎参加此次于新加坡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星期一 14:00 举行的 ICANN 无障碍访问任务组会议。我们有现场的法语、西班牙语以及中文翻译，所以请大家在发言时报上自己的名字，以便我们能够在各语言频道和文本誊写稿服务中辨认出各位。请以适当的语速发言，以便翻译人员能够更准确地进行翻译工作。轮到你了，主席。

CHERYL LANGDON-ORR: 非常感谢，Ariel。我想大家是不是应该给首个发言的 Ariel 一点掌声呢？[掌声] 好，很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进行自我介绍，但如果大家看到我做这个手势，就表示我希望介绍能够尽快结束。可以吗？那我们就从 Glenn 开始。

GLENN MCKNIGHT: 各位下午好。我叫 Glenn McKnight，担任 NARALO 秘书处的的工作，同时也是加拿大 ISOC 的财务秘书长。我的 ALS 是可持续社群构建基金

会，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对大家而言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 ISOC 分会上郑重承诺，不仅提供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供所有人员访问，而且还将专门外展到残障人士社群。

发言者：

大家好。我能再说一遍吗？欢迎来到新加坡。我就来自新加坡，同样也是 ICANN 的工作人员 [音频不清晰 00:02:38]，负责新加坡中心的外展和公共事宜，所以也在新加坡工作。我认为，至少对于我而言，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我会全神贯注倾听大家的发言。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向大家学习。

MARISSA MEDJERAL:

大家好。我叫 Marissa Medjeral，来自新加坡残障人士协会。我们是一个新加坡残障人士保护组织，同时也是新加坡唯一一个针对所有残障人士群体的保护团体。这是我的同事 Alvan。

ALVAN YAP:

我是来自 DPA 的 Alvan。我负责该组织的宣传工作。

CHRIS MONDINI:

我叫 Chris Mondini。我在 ICANN 工作。我是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小组的副总裁，实际上我担任两项职务。我不仅与全球的商业社群进行合作，而且还与北美洲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社群有合作关系。我是通过北美 RALO 中朋友的大量宣传和关注才知道这次主题会议并过来参加的。我想说说我的背景，我最初是一名外交官。我会讲多种语言。

我曾在私营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工作过。我之所以辞职，并且能够一早过来参加这次会议，真正原因是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对我的吸引，不管是跨领域、跨时区、跨大陆、跨语言还是跨主题的交流。类似今天这样的议题与我们的关系密切，深入人心。类似这样的小组，这样的工作，真的是非常令人鼓舞。谢谢。

SHAKEEL AHMED:

我叫 Shakeel Ahmed。我来自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软件出口管理委员会工作。这是我第二次参加 ICANN 会议。我来这里是为了了解关于一般会员的更多信息。

SIRANUSH VARDANYAN:

我叫 Siranush Vardanyan。我来自亚美尼亚。我目前担任 APRALO 主席，能够有机会参加此次会议，我想感谢新加坡当地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全部努力，并特别邀请到 Marissa 和 Alvan 作为此次会议的嘉宾。非常感谢大家，也欢迎 Marissa 和 Alvan。

PETER MAJOR:

我叫 Peter Major，是匈牙利的 GAC 成员。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此次会议正合我意，我也是动态联盟在无障碍访问和残障人士问题上的协调员，与 Andrea Sachs 共事，他是主召集人。谢谢。

ARIEL LIANG:

各位下午好。我叫 Ariel Liang，是 ICANN 工作人员。我来自中国，现在在美国华盛顿工作。

GISELLA GRUBER: 我叫 Gisella Gruber，是 ICANN 工作人员。

SILVIA VIVANCO: 大家好，我叫 Silvia Vivanco，也是 ICANN 工作人员。我是 5 个 RALO 的经理。

HEIDI ULLRICH: 我叫 Heidi Ullrich，是 ICANN 工作人员。我是一般会员高级主管。

CHERYL LANGDON-ORR: 我叫 Cheryl Langdon-Orr，大家可以通过 Google 搜索了解我。

MAUREEN HILYARD: 大家好，我叫 Maureen Hilyard。在过去几年，通过与 Gunela 的交往，以及与背后为她针对太平洋地区残障人士的宣传工作提供支持的互联网协会太平洋岛屿分会的沟通，我认为自己最近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坚定的拥护者。我同样也坚决支持库克群岛地区的库克群岛国家残障人士理事会的工作。

GUNELA ASTBRINK: 我叫 Gunela Astbrink，在澳大利亚互联网协会工作。之前 20 多年我一直从事无障碍访问技术相关工作，令我倍感欣慰的是，我们现已成立了无障碍访问任务组，在这个小组内有不少令人振奋的工作等待我们完成，非常感谢 ICANN。

GARTH BRUEN:

我叫 Garth Bruen，是 NARALO 的主席。我来自美国的波士顿。我的组织实际上一直在与网络犯罪和用户滥用问题作斗争，但我从小就关注残障人士社群，小时候我们曾为 Boy Scout（童子军）的盲童队伍服务过，帮助他们完成野外露营活动。我永远忘不了那段经历。在私营机构工作时，我们创建了一项失聪实习生计划，我们教当地聋哑中学的学生如何扫描和管理文档图像、如何维修文档成像仪器以及如何计划工作流程。

最后我们还招聘了其中几名学生作为永久员工。作为 NARALO 的主席，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方便广大互联网用户，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一些实惠。担任主席后，我就决定，如果我们声明要覆盖所有互联网用户，那么就应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平等对待所有用户，确保所有用户都能获得同等的访问体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进这一工作的原因。谢谢。

RAF FATANI:

大家好，我叫 Raf Fatani。我在亚太地区的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工作。我对无障碍访问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这次会议我来对了。

LAURA [BAMFORD]:

大家好，我叫 Laura [Bamford? 00:09:49]，是 ICANN 工作人员。我在洛杉矶从事有关工具和网站的工作，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倾听和学习，以及参与讨论大体上能够帮助改善无障碍访问的方案。谢谢。

YJ PARK:

下午好。我叫 YJ Park。我最初是以一名 APTLD 工作人员的身份与 ICANN 合作的，随后作为 NSO 的理事会成员参与这次的 NCUC 工作。那时候，NCUC 的全名还是“非商业域名持有人选区”。所以说，我在不同规模的机构与 ICANN 展开了不同的合作。现在我加入了一般会员，参与一个名为 OSIA（开放标准互联网协会）的组织。我们目前正在变更组织名称。

基本来说，这是个相当大的机构，汇集了很多学术界人士、工程师和行业专家。比如，我就是这个机构内的一名管理成员。此机构的管理人员总数超过 60 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其规模。我们正在考虑将这个新机构命名为“互联网和协会”，但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如果机构名称进行了变更，那么我就会稍后向秘书处报告。是的。

PETER LOVELOCK:

大家好，我叫 Peter Lovelock。我在新加坡运营着一家名为 TRPC 的研究咨询服务公司。我们做了大量非营利性工作，也针对一般会员的无障碍访问问题做了大量慈善工作，同时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的关注，让我们在这些领域多提供建议。所以我对来这里听取和学习大家的讨论非常有兴趣。

YUDHO GIRI SUCAHYO:

大家好，我叫 Yudho Giri Sucahyo。我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我是印度尼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一名教授，同时也是 PANDI 的董事会成员。PANDI 是印度尼西亚域名 .id 注册管理局。目前我们正在建立 ISOC 雅加达分会，所以很快就能加入与 ISOC 的合作中来。谢谢。

JEAN-JACQUES SUBRENAT: 大家好，我叫 Jean-Jacques Subrenat，曾担任过大使，也曾是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目前在 ALAC 工作。我为什么来参加此次会议呢？因为我对残障问题颇有感触。残障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还可以是社会性质的。截止到我成年为止，实际上我还从未受过任何正式的教育。当时的情况是，我 20 岁那年到了法国。

我把这段经历分享给大家是为了说明，虽然我与那些听力受损的人相比有所不同，但我也归属到这一行列，所以我们必须关注互联网世界的社会无障碍访问问题。我现在是 ISOC 董事会的候选成员。我认为即使只是个不一定能被选中的候选成员，但也有责任关注形态各异的互联网社会的方方面面。谢谢。

GRAHAM MCDONALD: 下午好。我叫 Graham McDonald。我在外部董事会的一个机构工作，大家可以用 Google 搜索到，而且我一般对非营利性机构比较感兴趣。我非常希望来这里看看进度如何，以及有哪些与无障碍访问有关的问题。

SYLVIA HERLEIN: 大家好。我叫 Sylvia Herlein。我来自巴西。我在 LACRALO 秘书处工作，但我这次来参会是作为 Internauta Brazil 的代表，Internauta Brazil 是圣保罗的一家致力于数字鸿沟的组织机构。圣保罗有 2300 万居民，我们的职责是帮助 30 到 50 岁之间的年长人士和家庭主妇。履行工作职责期间，我们发现有些人在无障碍访问上存在问题。

所以我来这里是向大家学习的，相互分享经验，以及能够学有所得。我们对这个议题没有任何经验，但我们会努力尝试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最好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和工作，向大家学习经验。我们希望把这份经验带回巴西。非常感谢大家。

CHERYL LANGDON-ORR: 我们有两个人加入进来。Oksana 和 Veronica。

OKSANA PRYKHODKO: 大家好，我叫 Oksana Prykhodko，在乌克兰欧洲媒体平台就职。我所在的国家没有任何媒体和互联网教育文化，我认为我们不仅要讨论身体上的残障，例如一些导致访问受阻的疾病，还要讨论一下教育上的障碍问题。

VERONICA CRETU: 谢谢 Cheryl。各位下午好。我叫 Veronica Cretu。我是 NomCom 的 EURALO 代表，曾担任过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成员。过去 10 年间，我一直参与互联网管理问题的相关活动，自从到了突尼斯之后，就一直在 IGF 的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工作。我的职责是拓展全球 IGF 的议程，包括引入与无障碍访问有关的问题。

我来自摩尔多瓦。原来在摩尔多瓦我运营一家 NGO，全名是“开放式政府机构”。我们一直在宣扬开放性、透明性和问责制的核心理念，确保政府能够接纳这些理念，亲近于民，相互成为合作伙伴。这包括所有群体，有残障群体、边缘化群体等等。非常感谢，正因为有了大家，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才能如期举行。

ANTHONY NIGANI:

大家下午好，我叫 Anthony Nigani，我是最先参与 ICANN 的试点指导项目的三个人之一。我在残障人士社群内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位于加拿大的当地残障人士社群，更具体的是在马尼托巴省。我衷心希望残障人士也能够无障碍地使用互联网，还能够通过社交网络使用互联网创建社群组，并与其他人相互联系。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立的，其他人也有与他们一样的困难要去克服。

通过互联网，他们可以遇到跟自己面临同样困境的人员。特别要说的是，我准备提到一个小组。“Faces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抗击强直性脊柱炎）项目开始于两年前，我的妻子患有这种病，这些年来，我们很难向其他人形容这到底属于哪一种智障。本项目旨在从全世界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人群中收集 1000 个案例。两年后，截止到现在，已经收集了 5000 个案例，并且数量还在增加，这离不开社交网络、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连接的帮助。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只要你把要发送案例的 URL 给我，大家就可以了解我这个长期患强直性脊柱炎的案例信息了。我的案例只是众多复杂身体问题中的其中一个。这种疾病通常很难发现，我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本人的这种恶性疾病案例。规则很简单，坐到桌前来。这里有空位！我们没有打扰到大家吧？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必须具备包容性，在很多情况下，不亲眼看到，就不清楚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请简单地介绍下。

YULIYA MORONETS:

下午好。我叫 Yuliya Moronets。我在这里担任 EURALO 秘书处的工
作，但我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名为 TaC（全名是“共同打击网络犯
罪”）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设在法国，除了我们在网络犯罪和网
络安全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之外，这次会议的议题也是我们关注的一
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当犯罪分子在网上实施非法活动时，警惕性
较低的人更容易蒙受损失。我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会议，并把这
个问题摆上台面。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我叫 Cheryl Langdon-Orr，再次重申一下，大家每次用麦克风
发言时，请务必说出自己的名字。虽然大家在自我介绍时已经告诉
了自己的名字，但我们这是一般会员组织，在这些会议中不仅要进
行语言翻译工作，还要进行手语翻译，另外也有音频录制和文本誊
写工作。誊写文本稿的句子前面必须要有每个人的名字。

比如说，组织内的誊写员可以辨认出我的声音，在开始听之前会在
句子前面加上我的名字“Cheryl”。但请大家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也可能会记录我所说的内容。我不会以我平时的语速来讲话。
我会稍微放慢点速度，这不光是为了尊重大家。建议大家也减慢语
速。不管我们使用什么翻译方法，如果不减慢语速，都可能会增加
我们翻译人员在理解上的难度。

从心底来说，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只代表了在座一部分人的想法，看
到会议桌四周坐满了人，我感到非常欣慰，虽然不好辨认大家，但
对于本次无障碍访问主题的讨论而言，却是相当重要。因为无障碍
访问非常关键。要正确认识并不难，只是需要加以引导，需要一些
有用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项工作内容。

抱歉，没人提醒我 Adobe Connect 会议室内刚才有人举手了。如果真是如此，因为你们在会议室的另一头，抱歉我没有看到。呼叫的朋友，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JOLY MACFIE:

我叫 Joly MacFie。[音频不清晰 00:22:41]。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 Joly。你真是“无处不在”啊。哪里有网络广播，哪里就有你。看来我得随时做好 Joly 的声音从天而降的准备。怎么说呢，这些年来通过可视和视频的方式实现了全球参与，这可能比某些只是表面高举全球参与大旗的组织机构更高效。谢谢你加入我们，Joly。线上还有其他人吗？Ariel，请讲。

ARIEL LIANG:

Cheryl，聊天室提出了一个问题。提问者是 Rod：“ICANN 的全球影响力和网络能否帮助找到失联的马航 MH370 客机？”

CHERYL LANGDON-ORR:

我建议大家都祈祷上帝保佑 MH370 没事吧，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无能为力。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确信大家都将会积极地献计献策。感谢 Rod 的提问。Ariel，你能否多注意一下 Adobe Connect 会议室的情况？我实在顾不上。如果有人向我挥手示意要提问，我们将进行处理。就这么办了。

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根据我们的议程，现在是介绍主要目标的时间。我们将关注我们可能担负的职责，以及我们的短期、中

期和长期目标。实际上，我建议现在先将其放到一边，请大家见谅。如果会议后我们还有时间，再来说这个问题。

但我认为，如果不能把工作组内的核心小组成员都召集到这里，无法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分享大家的经历，无法相互学习，那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把小组的各位精英都请到了这里。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处理。

虽然我们可能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进行外展工作，将范围扩大到所有人，但我们还是继续以强烈关注此主题的其他人为目标对象。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更好地参与进来，以及是否要在以后的 ICANN 会议中开展类似讨论。这类问题是可以得出答案的。我特别希望能把 Gunela 刚汇总到一起让我们考虑的几个提议目标列入议程。

Ariel，请找到相关的 Wiki 页面，以便尽快在屏幕上显示出来。Gunela 已经将她目前为止所了解的我们大家参与此对话的情况都汇总为一个大型的全面列表，我们可以将此作为目标。我们会将这些目标显示在屏幕上，如果不行，我建议放在某人的笔记本电脑上，然后通过 Adobe Connect 会议室的屏幕共享显示给大家。

我想让 Gunela 来说说这几个问题。我想让这些目标成为大家的议程项目，当我们一个接一个讨论时，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想的跟你们是否一样，我们将以团队方式来协助 ICANN，使其成为无障碍访问的最佳实践典范。现在屏幕上已显示出相关内容，实际上这里有几个标题，我想大多数参与此领域的人都会感同身受。

比如第一个，构建无障碍访问文化。Gunela，你能不能将这些内容一个个地过一遍，看看会议室内大家的热度如何，你可以通过拇指

向上或向下的方式告诉我结果。让我了解下大家对这些提议的响应情况。轮到你了，Gunela。

GUNELA ASTBRINK:

谢谢 Cheryl。我已将这些行动分为了三类主要目标。它们的级别都很高，提议行动的数量也相当多。其中有些行动，此工作组的初始成员已提出了意见。我想就此为基础来说说。希望大家谈谈是否需要增加或删除一些内容，正如 Cheryl 所建议的那样。确实，第一是构建无障碍访问文化。

我之所以使用标题，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通过标题可以了解无障碍访问的概念及其如何真正渗透到组织内部。这并不是说“研究无障碍访问好处多多，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朝一个方向努力工作。”这涉及到渗透整个组织，需要 ICANN 完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为此我们必须提高对残障问题以及不同残障类型的认知程度。

我们了解到，在这里讨论的并不只是一般的身体残障、视力障碍、听力障碍问题，还包括学习障碍以及其他要考虑的诸多问题。因此，首先要开发一个残障认知工具套件，让 ICANN 工作人员和不同 SO 和 AC 的成员能够通过这个套件提高对残障的认知程度并进行残障认知培训。另外，还需要考虑 ICANN 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人应当包括残障人士社群的代表。

残障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没有我们的同意，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讨论残障问题是一方面，另外，在座的某些朋友也有残障问题，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能有更多生活中也经历过残障问题的人参与进来。我们非常欢迎并重视有亲身经历的人发言，如果能在开放式论坛层面上将这些发言纳入 ICANN

会议中，将有相当大的帮助。另外，这也可以通过各种残障展示事件宣传残障问题。

我们有一个 APRALO 展示将讨论该领域的职责，我们对此都很期待。是星期三下午 18:00，对吗？届时将会进行一些宣传工作。但在以后，我们可能会关注残障展示事件，演示残障人士使用互联网的各种创新方式。可能有很多互联网使用方式是大家无法想象的。去年我在澳大利亚 IGF 组织了一个小组，其中有一位聋哑女士。

她参加小组活动相当积极。她是小组的其中一员，自己还带有一个聋哑翻译。我们也聘有一位手语翻译，专为视力或听力有障碍的朋友服务。这位特殊的聋哑翻译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完全靠触觉来感知的。他们有一个很小的桌子，支撑着自己的手臂，正如 Cheryl 向 Maureen 演示一样，他们就是这样进行翻译的。这位聋哑女士性格活泼，充满着激情和活力。我想她已前往菲律宾参加国际聋哑人会议。

因此有很多可能的东西。只是由于环境原因，才对残障人士完全参与造成了障碍，这也是我们要积极改进的地方。下面说说 ICANN 工作人员中对无障碍访问的拥护者。可能在座的不少 ICANN 工作人员会说“太好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个”，虽然在所有不同级别都有，但我们要说的是高级管理层。我和 Fadi 在首尔的 APRIGF 上和巴厘岛的 IGF 上都有过简单沟通。

我跟他说了残障问题以及无障碍访问的重要性，他也认真听取了我的看法。我看到他昨天坐着与某些人在交谈。他看到我后，站起身走过来问我：“事情进展如何？”很欣慰能够告诉他，我们正在召开无障碍访问任务组会议。我们可能正好在最高管理层有一名无障

碍访问的坚定拥护者，但还要让残障人士“混入”工作人员中，以便在进行各种问题的讨论时能够说：“嘿，这里的无障碍访问环境如何？”

当然，如果 ICANN 聘有残障工作人员，那么这又是一段亲身经历。这是其中一部分流程。另外，还有就是关于...最后一个重点是在政策制定过程、ICANN 流程和实践中纳入无障碍访问触发要素。这意味着当无障碍访问环境可能对已制定的政策（例如 ccNSO、gNSO）产生影响时，就需要注意该无障碍访问环境了。说到新通用顶级域名如何发布的问题，我下次会议将列出几个重点，有什么方法能够制定出网络无障碍访问的最佳实践指南吗？

把这个指南作为一种触发文档将非常有用。接着介绍第二个主标题 - 增强网络无障碍访问性，也就是 Peter 刚提到的一个重点问题，即 ICANN 需要成为一个良好典范，并且 ICANN 网站要符合国际认证 W3C 网站内容无障碍访问准则 - WCAG 版本 2 级别 AA 的要求。级别 AA 是世界各地政府普遍接受的一种通用级别，作为政府网站遵循无障碍访问准则的方式。

我相信网络开发团队肯定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正面的反馈。然后是针对一般网络无障碍访问制定 ICANN 政策，以便将政策进行外展，延伸到互联网社群，促进 ccTLD 制定出网络无障碍访问的最佳实践指南。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此类顶级域名对网络无障碍访问都有一定的认识，能够逐渐渗入。

在澳大利亚，.au 注册局在国际残疾人日发表了一篇博客。他们让我提供 10 个与网络无障碍访问相关的重要提示。随后将这 10 个提示发表到了该博客上。这篇博客也被很多在线域名刊物所摘录。一传

十十传百，随着更多 ccTLD 的接纳，又有越来越多的刊物对该博客进行了刊登。这促使注册局将此最佳实践指南的使用与注册商联系到一起。这可以在注册商开发网站时提醒他们使用 WCAG 版本 2。

因此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 ICANN 有机会在整个世界的巨大范围内对无障碍访问施加影响，这会非常令人振奋。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后一组目标是确保将参与和加入 ICANN 流程和实践遇到的障碍减到最少。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方面。好比我们的会场，非常方便出入。没有设置任何围障。如果有围障，那么对患有关节炎或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就非常不容易了。大多数情况下，轮椅使用者在我们现在的会场内可以轻松地四处走动。

我们没有考虑这个，但这确实是一种内部的无障碍访问。这是一种统一的设计，也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ICANN 内部已有了各种流程，例如当涉及到可用的无障碍访问会议准则时，有人会问：“如何与 ICANN 世界接轨呢？”准则可能适合、也可能采用其中某些流程。另外，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ICANN 会议将为残障人士敞开大门，包括提供实时字幕。

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实现，但有些朋友应该可以看到，在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上，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屏幕，实时显示所有字幕。这对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朋友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同时对听力丧失或者有严重听力障碍的朋友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满足了很多人的各种不同需求。其他设施我们还在申请中。比如手语翻译。

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把 Alvan 从残障人士协会请到这里来。要不是 ICANN 有手语翻译，他也就无法参加这次会议了。实在是太好了。另外一点是，如果在座的有盲人朋友，也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获得资



料。可以是联机方式，但如果是盲文用户，那么我们会提供一篇盲文文档，让他们可以快速方便地阅读，这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

还有包括网络会议在内的通讯工具，我们希望尽可能让所有人都能无障碍使用。召开网络会议确实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Andrea Sachs 在巴厘岛的 IGF 上也曾提到过这个特殊的棘手问题，我们希望能在以后进行改进。最后都是一些相当基础的问题，但极其重要。ICANN 的信息材料具有良好的颜色对比度设计，并且采用大小最合适的 sans-serif 字体。我们中有不少人都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很令人遗憾，不过我们所有人都会慢慢老去，所以能有一种简便的阅读方式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根据多人提供的意见，以我的经验将这些问题汇集到了一起。说到底：“这作为起点合适吗？是不是太多了些？”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漏掉的吗？还有什么应当剔除的？我们是否还应当采取一些其他方法？我们随后应当如何发展具有真实时间表的合适残障行动计划？我们必须现实一些。时间表有很多，我们还有既定的责任。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 Gunela。[掌声] 我注意到 Garth 已加入发言的队列中了。如果大家希望加入队列，可以采用传统的广受欢迎的名字标签；如果没有名字标签，请务必告知我你的名字，我来将你加入队列。Garth，到你了。

GARTH BRUEN:

非常感谢 **Gunela**。我认为 **Gunela** 已经提及了所有的要点，尤其是渗透到整个行业的问题，以及 **ICANN** 作为行业领头羊应当确保其网站能够进行无障碍访问，接着是注册局和注册商要遵循的标准。然后，希望这些标准慢慢普及到整个网络。关于引入社群的问题，我在波士顿遇到了一个盲人用户小组，获悉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他们告诉我，盲人社群内的失业率达到了 **70%** 或更多。关于真正参与社群的问题，我认为 **ICANN** 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有残障人士。很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内部的规模，但是我强烈建议 **ICANN** 从残障人士社群内招募员工，特别是为了失业率问题。不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永远不会真正明白他们的苦衷。

这些就是我的主要观点。**Gunela** 之前都已经提到过。

CHERYL LANGDON-ORR:

非常感谢。**Peter**，你要谈谈对这份清单的想法吗？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PETER MAJOR:

谢谢。这份清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很欣慰能够听到这些内容。执行全部任务需要的工作量巨大，但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一些资源。正如大家刚刚提到的巴厘岛的 **IGF**，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从中我了解到在 **ITU** 中已经开发了一个工具套件。这可能是与 **[G3CIT? 00:44:11]** 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来说，我相信这是一次相当不错的评估机会。

尤其是与 ICANN 有关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在 ICANN 内部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观点，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其他人去做。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可能我们最后要将这些问题在 ICANN 内部提升一个优先级，而降低大家的 ISP 和 RALO 的优先级。我由衷地感谢你的清单。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抱歉我说错了，下一个是 Siranush。谢谢。

SIRANUSH VARDANYAN: 我叫 Siranush Vardanyan。谢谢主席女士。Gunela，你刚刚讲述的所有设想步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步骤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步实现。我的意思是说，你讲到的都是与处理残障人士小组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步骤。我在亚美尼亚工作，负责的项目是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雇主们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要发展无障碍访问文化，就应当从这里开始。

的确，我认为我们应当发展这种无障碍访问文化，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谢谢大家。

ANTHONY NIGANI: 我叫 Anthony Nigani。在加拿大，特别是马尼托巴省，我和我的妻子与其他许多人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马尼托巴首个原住残障人士组织”。我们第一次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是构建无障碍访问文化。第一项内容是关注残障人士，确定具有残障状况的人士，而不是该人士的残障状况。当我们向其他人分享我们的案例时，我经常

说：“当我遇到我妻子时，她有男朋友。当我与她结婚时，她仍然有男朋友。”

回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马尼托巴省的原住民社群内，我们研究学习了残障的级别，我们还发现，原住民社群内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有残障。但随后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障碍，那就是语言障碍。残障一词没有任何对应的术语。当我们外出进行学习时，我们发现有个社群中的所有都是残障人士，我们就回去研究其中的原因。在当地的语言中，如果你配戴眼镜，就认为你是残障人士。

我们看看数据本身是如何歪曲的，因为这也提供了其他看待这一问题的途径，“根据加拿大社会其他地区的调查，在 90 年代，我们的残障人士所占比例是加拿大其他地区的三倍，后者只有七分之一。”刚刚 Gunela 提到的内容，我们完成了不少。我们准备制作一个工具套件。我们举办了残障人士无障碍访问认知研讨会。说到现在的问题上来，我的妻子正与马尼托巴省一起制定《无障碍访问残障人士法案》。

所以马尼托巴省在这个问题上处于领跑地位。只要是我们开始涉及和有关互联网的问题，他们都会参与进来。看看这些人吧。如 Garth 所说，这个比例着实让人震惊。我们有一位朋友刚刚失业。什么都失去了。她的视力有障碍，所以养了一些导盲犬。没有人愿意将房子出租给她，因为这些导盲犬被人看做是宠物，但这是个世界性的物理问题。

说到虚拟世界的问题，她面临的困难是移动技术的使用，但我们能否关注一下理念的灌输呢？如果我们能够向人灌输为视力有障碍的人士创建移动技术触摸屏的理念，那又会怎么样呢？至于无障碍访

问准则，涉及到域名问题时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我认为残障人士并不想其他人用“残障”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 [重新创建了？00:48:54] 我们一直反对的标签。

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关注人本身。当我们谈论无障碍访问文化，然后关注所有残障人士如何无障碍访问互联网时，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残障状况。这又提出了语言问题 - 语言是如何定义残障和残障类型的？我们将其分为两个术语，一个是“可见”，一个是“不可见”。一般情况下，具有“不可见”残障的人比具有“可见”残障的人将遭受更多的歧视。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还有一个发言队列，然后就结束。我们只剩几分钟的时间了。抱歉，但我想让更多人发表意见，我们接着继续进行吧，我并不要搞的急急忙忙。发言队列是 Jean-Jacques、Garth、Veronica、YJ、Gunela, Glenn 最后发言，请大家在每次发言时尽量言简意赅。

JEAN-JACQUES SUBRENAT:

谢谢主席。我说的是关于技术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些年来，我首先是 ICANN 董事会的一名成员，现在已经在 ALAC 工作了将近 4 年的时间，我了解到早期的互联网历史主要是技术驱动整个互联网进步的。现在回头再看，我认为这是要求，是人类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对技术软硬件等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也可能算是我的请求或建议吧，就是全功能键盘可能即将被淘汰的事实目前正在逐步显露出来。不是全

部，而是部分。我们大家作为一个社群，是否真正考虑过相应的负面结果呢？还有这种技术转型带来了哪些机会？

这对有听力障碍的人而言可能是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但对其他人，比如视力存在障碍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项福利了。例如，因为我们使用了自动翻译技术以及无需键盘的手语识别技术。实现这些技术的可能性非常高。大家有想过吗？如果没有，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下呢？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我认为答案除了“是”还是“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始考虑下我们可一起上传到 Wiki 的小型白皮书或提议的内容，大家相互分享下意见并加以讨论。继续发言吧，请尽量简短。下面是 YJ、Garth、Veronica、Gunela 和 Glenn。

YJ PARK:

我想说的一个无障碍访问问题是有关这些语言障碍的，也是前一位发言者提到过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的一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从特定国家和地区选择多位参与者的一个原因。不知道这个小组能否加入这些翻译，[音频不清晰 00:52:41] 和更多的翻译服务正在整装待发。

有一点很让人兴奋，我注意到在 GAC 会议上，他们正在拓展不同语言的翻译服务。这次加入了 [葡萄牙语？ 00:52:57]，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习惯提供 6 种联合国语言。所以说，我们可能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CHERYL LANGDON-ORR: YJ, ICANN 中的语言服务非常出色,但还在发展中,对于我们的某些意见,我怀疑他们是否欣然接受。所以这又是一个答案确定为“是”的问题。我们需要付诸行动。Garth,你简单说几句?

GARTH BRUEN: 谢谢。我想就 Anthony 刚提到的内容说说看法,我们想要将其规范化。我们希望残障人士不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社群是“残障”社群。希望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一般会员社群的一员,而且我们希望他们一样来参加会议。值得一提的一点是,身为原互联网架构师之一的 Ken Harrenstien 完全丧失了听觉。他住在洛杉矶一带。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问过 Steve Crocker 是否邀请了他在洛杉矶会议上发言,我希望确保此事落实到我们的议程中。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我认为这是个需要工作人员落实的项目。Veronica?

VERONICA CRETU: 谢谢 Cheryl。我是负责记录的 Veronica Cretu。我想向收集这个出色的行动项目列表的团队提供一个简短的建议:我认为这也与 OECD 前几年一直在执行的一项让人印象深刻、名为“将残障转化为能力”的计划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一直在 OECD 会员国内努力工作,执行与政策和实际举措相关的干预。

所以说,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的确很值得关注一下。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型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清单,着实有必要看看。

CHERYL LANGDON-ORR: 我们的 Wiki 页面上提供了资源清单。今天签到的每个人都会收到 Wiki 页面的链接。请将你拥有的资源放上去供大家参考。谢谢。
Gunela?

GUNELA ASTBRINK: 我要说的很简单，就两点。第一点是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就业的内容，为残障人士解决就业问题是当务之急。我在采购 ICT 无障碍访问产品和服务时对公共采购进行了不少研究，了解了无障碍访问的标准。这是 ICANN 同样需要关注的一点。采购任何软件或硬件都需要遵循无障碍访问标准。

CHERYL LANGDON-ORR: 采购就是力量。

GUNELA ASTBRINK: 是的，完全没错。第二点是，感谢你提供有关 OECD 的信息。包括 ITU 在内的很多不同国际机构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还有，我想说 Net Mundial 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我提交的内容中说互联网要具备包容性，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能够渗透到每一处。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 Gunela。我知道我在催促大家。Glenn，快一点？

GLENN MCKNIGHT: 谢谢主席女士。我想到了当我们在之前阿根廷会议上向 Chris Mondini 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情形；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作组，我得感谢 ICANN 工作人员，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跟进。实在是太好了。谢谢

主席女士举办了这么一场愉快的会议。回到我说的问题上来。在此次会议之前，我联系了一位小伙子，他是一位盲人 Drupal 专家，兼无障碍访问顾问。他跟我说，不管你们做什么，请务必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决策，至于是对网站还是其他内容做出更改，请务必召开会议供大家讨论和测试。所以我希望与团队的 Everett 联系。非常感谢。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我想说，大家刚才的表现都让我很吃惊。请好好享受这段旅程。现在大家不能再继续讨论了，而是必须要退场，下个会议即将开始。

[听力文稿结束]